

打網球



柏林漫言 余逾

柏林人對網球的熱情比我想像的還要高。儘管對場地有一定的要求，不像乒乓球台在公園裏到處都是，但網球幾乎是柏林人最熱愛的球類運動排名前三。與之能抗衡的，可能只有足球和乒乓球了。

我身邊為網球着迷的成人和小孩都有，很多時候都是因為大人先喜歡上網球，於是便帶着小孩一起學，甚至希望小孩能打得小有成績。就連我們家兒子的乒乓球教練的小孩也選擇了網球作為職業運動。看着朋友們每周風雨無阻地橫穿柏林接送小孩打球訓練，我默默地深表敬佩，真是不容易。然而聊起時，他們卻個個都樂在其中：「小孩去訓練，我們也可以跟着打一打，不亦樂乎！」

最近在鄰居的邀約下，我和兒子女兒也跟着體驗了一下柏林的網球俱樂部。柏林大大小小的網球俱樂部不下二十個，在我們家附近這個算是聯賽俱樂部中

的成員之一，每年的入會申請人多到最後俱樂部只能關閉申請網頁。加入俱樂部本身其實很簡單，繳個並不算昂貴的年費，跟着俱樂部的幾位教練，分年齡段組隊，每周定時分組訓練。這算是正式訓練，除此之外，也有很多俱樂部成員跟教練進行私教課。不論是一個學員還是最多四個學員，私教課的學費大約都是六十歐一個小時。

我們約過兩三位教練，各有各的風格，也各有各的擅長。有的熱情開朗，訓練強度相對較大；有的內斂安靜，會更多地講講理論。初學者的課程一般是這樣：簡單的熱身之後，便開始短距離正手反手擊球訓練，再慢慢變到中遠距離擊球，再綜合幾個練習點進行混合練習。過程中因為是多球訓練，每次練習完一組以後，學員便要滿場地撿一次球，趁這個機會，教練也會再強調一下動作要領或者指正一下之前練習中不正確的姿勢。

網球訓練結束後，還有一個重要的程序，就是清理場地。我們去的這個俱樂部是紅土地，所以在每次訓練結束的時

候，學員便會拖着一個大約一米五見方的網狀「拖把」，把整個場地「拖」一遍。這樣「拖」過的地面，一是沒有了樹葉樹枝或者小砂石，二是地面的散土也平均勻勻了。然後還需要拿一個像大刷子一樣的東西把球場白色的邊界線上的散土刷開，讓邊界線變得清楚。於是，你經常都會見到清理完場地的人們躡手躡腳踩着腳尖走出場地，生怕破壞了「煥然一新」的球場。

在德國，訓練結束後清理場地這個習慣其實不光是網球，羽毛球乒乓球，或者健身房普拉提，都是如此——使用過的器械和場地都會清理甚至消毒，讓下一位可以直接開始放心使用。這個習慣蠻好的。

說回到網球。網球其實還有一點社交屬性，可以一起打球運動但不需要說太多話，這也很符合生性偏「社恐」的德國人特點。一場球下來酣暢淋漓，站着喝點水，揮揮手「下次見」。這可能也是德國人喜歡網球的一個原因吧。

鍛煉身體，簡單社交，網球是日常忙碌生活中的一個調節劑，非常好。

「冰封黃玫瑰」



市井萬象

時下，「冰城」哈爾濱正在上演一年一度的寒冬浪漫，俏皮可愛的大雪人，冬日限定的冰封黃玫瑰，建築藝術廣場的盛裝寫真……吸引着人們來到這裏感受「爾濱」的浪漫風情。

新華社



壓歲錢裏的情感互動



人與事 姚文冬

快過年了，和一位朋友聊起壓歲錢。他說，他每年給孫兒一萬元壓歲錢，專門辦了張卡自己把着，等孩子十八歲時再一起交給他。之所以不直接給孫兒，是擔心兒子媳婦「截留」，錢到不了孫兒手中，畢竟小孩子對錢還沒有概念，更不會管理。

我笑了，這樣的壓歲錢，還算是壓歲錢嗎？

在我看來，壓歲錢是一種即時發生、可視可觸的付出與獲得，它不僅僅是錢，更是兩代人之間情感互動的一個過程。誠然，論數額，朋友的壓歲錢不算少，未來對一個十八歲的孩子也算一筆「巨款」。但是，在這十八年裏，他的喜悅是打了折扣的，因為他省略了與孫兒情感互動的過程；一年比一年懂事的孫兒，其獲得感也是打了折扣的，他腦子裏只有一串還沒到手的數字，要兌現於遙遠的將來。甚至我還覺得，他這種自己辦卡、自己存錢、自己保管的方式，更像是為自己存儲了一筆十八年後所需支出的費用。

而擔心孩子的父母會「截留」壓歲錢，更是一個偽命題。父母是孩子最親的人，他們對孩子的付出是無法用金錢量化的。沒有這筆壓歲錢，該為孩子花的依然要花，為自己花的也不得不花，壓歲錢交到他們手裏，就如同一條溪流融入大河，如何做到涇渭分明？可能我們小時候都有類似經歷，壓歲錢交給父母或被父母要走保管，然後，他們會編織各種理由，告訴我們壓歲錢的去向，比如買了零食、衣服，或是交了學費。但我們將信將疑。當我們也為人父母，才明白父母為我們的經濟付出，相較於被他們「截留」的壓歲錢，無異於大海收納了一滴水。

所以我說，壓歲錢是親情互動

的一個過程，是一種愛與被愛的感覺，與數額大小無關，更沒必要更新形式。現在，我每年都早早兌換一些新鈔票，預備着給晚輩壓歲。看着孩子們羞澀地接過壓歲錢，躲到大人身後偷偷露出滿足的微笑，總讓我想起自己的小時候。

我有位姨奶奶，她是奶奶的妹妹，生活在一個偏僻的小村莊。小時候，父親每年都帶我去給她拜年。天冷，路遠，飯菜也並不可口，但總有令人興奮的時刻，那便是接過姨奶奶給的壓歲錢。錢不多，每次多是兩角錢，只有一年給了五角，我興奮得手直發抖，回家路上都不覺得冷了。也記得每次她給我壓歲錢，父親都會推辭，讓她留着自己花。可姨奶奶說，一年就這麼一回，不給孩子，她一年都不會好受。說着眼圈就紅了。多少年過去了，我仍忘不了那每年一次的溫馨畫面：臨走，姨爺爺和父親在院裏話別，表叔上房給我們裝回禮的紅薯乾，姨奶奶則朝我招招手，蹣跚着小腳回屋，我尾隨其後，看着她爬上炕，從被褥底下摸出早就疊好的毛票。那一刻，我的心怦怦跳，覺得這個樸素而貧窮的老人是那麽可親！

記得有一年，同院的一位爺爺意外給了我一塊壓歲錢，同時也給了另兩位同宗的弟弟。好大一筆錢！我們興奮難耐，大冷天跑到河裏，靠着橋墩，久久端詳各自手裏的這張小紅票，然後開始爭辯，我們仁誰與這位爺爺血緣最近。我們都不是他的親孫子。他只是住在這個四合院一間小廂房裏的一位同宗長輩。那是他唯一一次給我壓歲錢，也是縈繞我心頭多年的一個謎。但當我也年歲漸老，也成了付出壓歲錢的長輩，我心裏便有了無數個答案，而最好的解釋便是：那一年，他肯定過得安詳、舒心，大過年的，看到我們三個孫輩，頓生憐愛之心，便用壓歲錢的方式釋放了他心中的慈愛；而我接受了他的愛，並且記了一輩子。

活成一道閃電



自由談 楊蘭渡

有些名言膾炙人口，其實使用它的人反倒未必知道出處。人們常說「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可是多少人拜讀過《周易》？又或者，有些話被掛在嘴邊，「男兒有淚不輕彈」，大家未必都熟悉它的下半句「只是未到傷心處」。

對於這種語言的流傳，追根溯源還是很有必要的。最近有朋友經常提起另一句話，「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大致是在談股市的話題，如果價格走低，不妨多回落一些。這樣的用法好像合理，又給人一種不夠貼切的怪異感。

「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其實出自高爾基的《海燕》，這原是他短篇故事的最後一個章節，那時在沙皇鎮壓工人運動的背景，這篇小說以不同的動物作為主角，以象徵的方式來表現對社會現實的觀察，以及對人心的鼓舞。

窗外的一群鳥正在談天，包括老麻雀和烏鴉，烏鴉愚笨不在乎名譽，每年會組織些慈善活動，老麻雀則精明、輕浮、勢利，和其他鳥類談論一個即將要甦醒的春天、談論自由和憲法，可老麻雀有很多顧忌，烏鴉話很少也談不上勇敢，而真正歌詠着未來、帶來希望的是一隻雲雀，牠是詩人。根據雲雀的想像，星星不再閃動原來是沉重的黑夜熄火了，而且是被曙光的微笑熄滅的。同樣帶來希望的是坐在菩提樹上的金翅雀，其中有一隻正唱着海燕之歌。因此才有了讀者們熟悉的這一章《海燕》。

《海燕》其實有很多人都翻譯過，當中比較知名的是瞿秋白，還有後來被教科書採用的戈寶權。如果比較起來閱讀，並沒有唯一的最佳版本。舉個例子，瞿秋白用「哼着」，更適合於海燕，因為在牠勇敢地飛行時，也會有心

底對暴風雨的恐懼，一邊飛行一邊戰戰兢兢，用「哼着」自然更合適。「哼着」也適用在另一隻被嚇壞的動物上，更有一種畏縮縮縮的感覺。相比之下，在同樣的幾個句子裏，戈寶權寫的是「呻吟着」，用在擔驚受怕的動物上自然比「哼着」加重了情感，但用在海燕身上時，反而無法體現牠橫過大海的堅決和勇氣，與前文所塑造的形象不夠融合，明明帶來了希望而令人振奮，明明充滿了憤怒和渴望，用「呻吟」顯然反差過大而比較突兀。

不過戈寶權的譯本好在整體的話氣、風格上。瞿秋白筆下的故事角色都帶有一種溫情，對場景的勾畫、情節的表現都有一種唯美的底色，他的書寫很精緻，因而文本行進的節奏就相對慢了一些：「雷響着。波浪在憤怒的白沫裏吼着，和風兒爭論着。看罷，風兒抓住了一群波浪，緊緊的抱住了，惡狠狠地一摔，扔在崖岸上，把這大塊的翡翠石砸成了塵霧和水沫。」試比較一下戈寶權的譯筆：「雷聲轟響。波浪在憤怒的飛沫中呼叫，跟狂風爭鳴。看吧，狂風緊緊抱起一堆巨浪，惡狠狠地扔到峭崖上，把這大塊的翡翠摔成塵霧和水

沫。」會發現，「爭鳴」比「爭論」來得激烈，因為這一段集中在聲音的表現，是雷聲、波浪聲、風聲的交響曲，爭論相比之間在聲高以及情感色彩上弱下去了。而且，戈寶權用「狂風」而不是「風兒」，不是「抱住了」而是「抱起」就摔，造成語句顯得更急促、激烈。同樣的，在結尾那個名句，戈寶權用「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而不是瞿秋白所採「厲害些」也有類似的效果。

《海燕》迷人之處還是在於它全篇對精神的振奮，而且這種振奮包含了詩性的美妙想像。烏雲聽到了「憤怒的力量」、「熱情的火焰」和「勝利的信心」，可更重要的是，它的全部歡樂，都是從海燕直衝雲霄時的吶喊聲裏聽來的。還有，儘管大海的力量好像會「熄滅」閃電，閃電會被它的「深淵」吞噬，可是作者仍然用「閃電」來比喻這隻海燕，哪怕它稍縱即逝，但是它不脆弱，海燕像閃電一樣穿過，除了形容速度快以外，更主要是因為閃電喻示着對暴風雨到來的渴望，一種昂首挺胸、不畏困難，去爭鳴、去展翅高飛的力量。



▲南極雪海燕。

新華社

由《日落之前》談戰爭片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戰爭是電影界最喜歡的題材之一。前些天朋友推薦幾部外國大片，周末看了其中一部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澳洲影片《日落之前》（Before Dawn），講述一九一六年澳洲出兵歐洲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三個來自澳洲農場的年輕人當兵被派到法國戰場，每天不是行軍就是守在爛泥污水的壕塹，或是與德軍交火搏殺，澳兵一個接一個犧牲。經過漫長的九百零三天之後，戰爭突然結束，吉姆（麥爾斯·珀拉德飾演）一個人回到家鄉。牧羊場依舊安靜而空曠，迎接他的除了媽媽的擁抱，還有美麗的妹妹，可是父親卻因勞累過度已經去世。最後一組鏡頭是吉姆手上拿着離家從軍時父親送給他的煙斗，獨自默默坐在父親簡陋的墳前。殘酷的戰爭使吉姆變得成熟，而他的兩個夥伴卻永遠回不來了，他們和其他六萬名澳紐軍團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葬身異國。

《日落之前》沒有峰迴路轉驚心動魄

的故事情節，但真實地描述血腥殘酷的戰爭對人生的影響。時光消逝，年輕的生命被毀滅，這場戰爭的意義何在？澳洲參戰的意義又何在？影片的反戰主題非常鮮明，在去年四月二十五日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澳紐軍團日前夕上映，別具意義。

我想起另一部戰爭影片，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蘇聯電影《這裏的黎明靜悄悄》。中國觀眾到八十年代初才有機會看到這部片子。當年是內部放映，印象最深是影片中五名蘇聯女兵裸體露天洗浴的鏡頭，感覺非常震撼，大自然襯托下女兵展露青春胴體之美，瞬間被德軍殘酷毀滅香消玉殞，形成極其強烈的對比，據說當年蘇共領導人看了感動落淚。二〇〇五年由中國編劇和導演根據這部前蘇聯電影改編的同名電視劇在央視播出，劇中女兵裸浴戲只剩下裸背，引起熱議。

同樣是表現戰爭殘酷毀滅美好的生命，《日落之前》的主題是反戰，但藝術感

染力不及《這裏的黎明靜悄悄》，後者表達德國納粹侵略者的邪惡和蘇聯衛國戰爭的正義，被公認是前蘇聯時期戰爭片的經典之作，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紀念獎和全蘇電影節大獎。

接下來，電影藝術家將如何描述已經打了近三年還在繼續打的俄烏衝突？自二〇二二年二月衝突爆發以來，俄烏雙方各自拍攝若干關於這場戰爭的影片，但都是自說自話。俄羅斯電影人才濟濟，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是演員出身，當然懂得如何利用電影鼓勵國民，以及爭取國際社會同情。但是，戰火仍在燃燒，甚至從烏克蘭原野蔓延至俄羅斯的庫爾斯克，雙方的電影人都注重宣傳效果多於追求藝術成就，描述這場戰爭的優秀電影相需要等停戰之後才會出現，因為思考需要沉澱，真相需要時間。上述兩部戰爭大片，《這》劇是二戰結束二十七年之後拍攝，《日》劇更是在一戰結束逾一個世紀之後才推出。

種種跡象表明，即將踏入第四個年頭的俄烏衝突已接近拐點。美國媒體引述消息指，美國和烏克蘭政府預計，俄烏談判可能會在今年上半年舉行。英國媒體也在分析烏克蘭戰事能否在二〇二五年走向終局的決定因素。過幾天就要再次入主白宮的特朗普曾多次表明，他上任首日就會叫停俄烏戰爭。經過四年前的第一個任期，今次強勢回朝，沒有人再敢把特朗普的話當兒戲。特朗普叫停火，澤連斯基不敢不停。至於普京，其實早就想停火。俄軍近日竭盡全力再奪取幾個村莊，目的是想增加停戰談判的籌碼。至於特朗普是否真的一上任就能夠叫停俄烏衝突，用什麼辦法叫停這場戰爭，很快就會揭曉，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

有一句話叫做「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日》和《這》兩劇的確都是勝利者寫的，是否真實公允自有評說。但是，俄烏衝突很可能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那麼，將來誰最有資格來拍攝這場戰爭？